

血淚映彩虹

—— 血濃於水，化作淚；
血淚昇華，映出天邊的彩虹。 ——

年愈古稀的陳茵女士，身著病號服，站在醫院病房裡，依窗外望。她剪著五四式的短髮，身體消瘦，臉色蒼白，她留戀著屋外的一抹景色：朝陽已經升起，鳥兒在樹上啁啾，一切多有生氣；然而，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長期疼痛的折磨，已是油盡燈枯，雖然乳癌已切除，但為期已晚，昨天從醫生檢驗時的神情看來，病情更重，該已走到人生的最後階段了？她嘴角掛著輕蔑的微笑，心想：一切豁出去了，死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屈辱的生！

回憶往昔，簡單的說：理想歸理想，自己並沒有甚麼“業績”可言，唯有幾滴眼淚，成為幾段歷史時期的分水嶺，它既滴成感嘆號，也終將渾然成圓。

二

屋外樹林中蒸發著淡淡的雲霧，似乎可以透過雲霧，望見昔日的遠景……

一九四一年，日寇南侵，她告別了星洲N女中的學習生活，匆忙回到檳島老家來，幾個月後，她聽說那裡的好些良師益友，已死於日寇的血腥屠殺中，心中難抑悲憤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她的家原在市區開鞋帽店，父母早逝，後來，朋友們建議她撤到鄉野，以免遭難。她流著淚，告別了兄嫂，毅然決然地走了。她女扮男裝，渡過北海，到山芭裡種糧。她在運送糧食到抗日軍手上時，認識了那位帶隊的符清海，他也是檳城人。這個小伙子個頭不大，但精悍靈活，見面時總是微笑地向她宣傳抗日衛馬的道理，她聽了更加清醒：原來紅毛鬼是不堪一擊的陶俑，在此已碎成一堆瓦礫；馬來亞各族人民，唯有靠抗日軍來力挽狂瀾了。

當時，她還會擔心自己身子單薄，經不起操勞，符清海鼓勵她說，霹靂州有一個上海籍華校教師--鄒先生--放下手中的教鞭，揮起斧頭放天樹，俨然也是一位出色的“山工”。有一次，看見他砍下一棵聳天大樹，一聲轟響之後，地動山搖。那位教師手叉腰在一邊自豪地歡笑，為了抗日，他敢於藐視困難。

在同抗日軍來往的過程中，有一次被叛徒出賣，她被抓進警察局拷打

但她威然不屈，後來幸虧符清海帶領抗日軍進攻警局，她和其他難友才得以逃脫；那天夜裡，在槍聲和火光中，她看到戰士們非常勇猛，他們原來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工農群眾呀。這一幕她畢生難忘！

她這才覺悟到，組織起來的人民，是可以戰勝強敵的，而自己的生命已是屬於集體的了！

後來，陳茵轉移到霹靂州的芭場，也見到那位上海籍的鄒先生。他身體壯碩、和藹可親。可是，他講話鄉音很重，不易聽懂。戰士們都說，他不但是一位教師，而且是一位有名氣的馬華作家。他從中國南來，不但是為爭取個人的婚姻自由，更是為抗日。

太陽旗降下了，米字旗又冉冉升起，紅毛兵又到處耀武揚威。上海籍的鄒先生，已調去首都搞文字工作；自己惦記著故鄉，又回到檳島來繼續中學課程，課餘同符清海一起搞新民主青年團。符君雖然學歷不高，但在三年八個月的烽火中，已鍛鍊得相當成熟，是個優秀的群眾工作者。陳茵同他接近，漸漸傾慕於心。符君也常常把她當作得力助手，尤其在文字工作上，因而關係密切。“六二零”事變，英殖民統治者在星馬施行白色恐怖，到處逮捕愛國志士，她和伙伴們不得不退守到山上，進行武裝自衛。當她與符君再次相會時，發現他身邊已有女伴——身材苗條的楊菲女士。符君不說別的，竟然責問她道：“我已有了菲……為什麼你還要上來？”

她一時氣極了，直率地頂他：“我又不是專為跟隨你，--現在大敵當前……”

話雖如此，背地裡她還是抽泣落淚。她畢竟覺得這是感情上的傷痛啊！

在山上無論處境多麼艱險，她都毫無畏懼，叛徒的出賣、“狗叫機”在頭上招降，她都等閒視之。

一九五五年梢華玲和談失敗以後，處境更加危急，在面對饑餓和強敵的威脅下，隊伍仍堅持在山頂，不時有人叛逃，敵機經常來偵察、掃射，並瘋狂叫囂。有一次，在叛徒帶領下，大批敵軍突然襲來，符清海為掩護同志們撤退，戰死在大山頂上。他伏身樹幹，渾身是血。

脫險以後，她含著淚，心裡總是責怪自己，為什麼要生他的氣？他明明是一個英雄好漢！

他不愧為檳州人民的好兒女、馬來亞人民的優秀戰士！

後來形勢更嚴峻，大部隊已北上集結，再也連絡不上了，在孤島上的散兵游勇，得到領導上通知，設法向外逃亡。陳茵在一位漁民青年--阿莊的帶領下，趁著夜黑風高之際，投入怒海，越過馬六甲海峽，偷渡到蘇門

答腊北部；在顛簸的漁船上，她嘔吐得一塌糊塗，好在阿莊的關照，不然將不知如何下場。

當時，印尼正在施行蘇加諾總統的“十號法令”，他們應付是印尼華僑。他們在蘇北時，驚喜於當地華人的福建方言，竟然與檳州的相似。馬六甲海峽並沒有把他們隔開，當地人也一直把他們當著印尼僑生，他們的秘密身份保持得很好，阿莊的捕魚本領，也得到發揮。就這樣，他們以難僑身份，從不佬灣登船，被遣送到神州大地。

阿莊個子頑長，性情憨厚，總是沉默寡言。一路上他們結伴而行，樣子像一對情侶，後來兩人終於結成夫婦。他們以華僑身份，日子過得相當清苦。在偶然的場合，他們遇見了楊菲女士。

那時正值中蘇大論戰，也聽說半島已在進行“革命復興”，在楊菲女士的奔走下，找到了國外的組織，恢復了關係，多麼高興啊！但令人不解的是：楊菲寧可作為“黨外人士”，而不願參與“政治”了。是否符清海的犧牲把她嚇怕了？她搖頭，她說她已嫁給一個港商。在分手時，本應感謝楊菲，陳茵卻禁不住問道：“怎麼，忘本了嗎？”

楊菲還是搖頭，似有難言之隱，終於苦笑道：“……我是資產階級出身的……我雖然不能出力，但我能出錢。我不會忘記，檳城是我的故鄉，馬來亞的民族解放事業，我有一份責任！”

“對！”陳茵說著，心裡還是存有疑問。

三

國內鬥爭激烈，不但要面對強敵的“圍剿”，還要面對內部複雜的鬥爭。阿莊和陳茵都申請回國，參加鬥爭，但只有阿莊獲准，他將作為高幹的警衛回到前線，而陳茵卻因身體虛弱被拒，只能留在後方做文字工作。

在文化工作的單位裡，偶然遇見了那位上海籍教師，人們尊稱“老鄒”。他鄉遇故友，這是一種怎樣的驚喜呀！可是他只報以慈祥的微笑，對往事只字不提。

阿莊雖然身強力壯，但處事粗枝，送走他時，她千叮萬囑，到了分手時她禁不住哭泣。這必竟是一場生離死別啊！

他們回到了前線，那位高幹叫阿昌。他對阿莊說：“分手時，我的愛人表現很好，只有鼓勵，沒有哭泣；你的愛人呢，表現好嗎？”

這位傻直的人說：“唉，談了一夜，哭了一夜！”

“啊呀呀，這哪裡是革命戰士的樣子？丟臉！”於是，阿昌認為事態嚴重，不惜迢迢數千里，通過無線電發報，追查到國外組織來了。

可憐陳茵女士還蒙在鼓裡。那時，她在文化機關工作，依舊每天忙碌，工餘還到歌詠隊參加演唱練習，等到演唱會結束，她莫名其妙地被揪到被告席上，受到數十人的批鬥，連續數天。（老鄒以年老為由，不出席會議。）

先是：“演唱時為什麼站在最中間？好出風頭！”

答道：“這是指揮員排列的嘛。”

“為什麼每天上班總是同XX並肩而行？”

答道：“她也是同事，工作上又有連帶關係。”

“哼，你難道不知道她是修正主義份子？她向你學英文，為的是走白專道路，而你又好為人師，個人名利第一，喪失立場，所以臭氣相投！”

“革命之氣，只有香氣，豈有臭氣？”

這時，輪到一位大個頭的女幹部出場了。她叉著腰，瞪著一對陰森的大眼，以逼人的聲調說：“大家聽著：正是這位有著革命香氣的人，當愛人上前線時，是一副甚麼樣子？她不是鼓勵，而是拖後腿，她哭哭啼啼，打算把愛人摟抱在懷裡，緊緊不放！……”

眾人“哦哦！”地哄堂。

她指到陳茵臉上，說：“你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，到了前線，不作叛徒才怪！”

這種毫不講理的漫罵，簡直太污辱人了，陳茵漲紅著臉辯駁道：“在日本寇的屠刀面前、在英軍的飛機轟炸聲中、在烽火和鮮血的陣地上，我叛逃了嗎？”

“哼，你還不虛心改悔？我倒問你，送他們回國時，阿昌的愛人表現怎樣？你又表現怎樣？你自己對大家說說。”

“流了淚，就犯罪了嗎？”

“這是革命性還是軟弱性，豈不是一清二楚了嗎？”

這時，場上一陣譏笑聲。

她本來要說：英帝動用了一切現代化武器，出動了四十六萬兵，鎮壓我們只有幾千人的游擊隊，力量的懸殊、鬥爭的殘酷，怎麼可能沒有血和淚？！可是……

於是，勸她自己退“黨”。

昏昏然，似乎地動山搖，一連一個星期，她不食不眠，像一個神經錯亂者，整日披頭散髮。阿莊不在場，沒有人可以商量，她只能自言自語。她自問：送夫上前線，難道不准掉眼淚嗎？凡是“牽衣頓足攔道哭”的都必然成為叛徒嗎？這是哪裡來的邏輯？

她被逼退黨了，這似乎是幾十年來理想和榮譽的喪失啊！

她憋著一肚子的氣，把苦水吞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要向阿莊作何解釋？

她終於明白，為什麼楊菲寧願做“黨外人士”，這裡面含有多少難言之隱啊。

過後，她稍稍冷靜下來，也較為清醒了。她覺得，自己被批鬥事小，如果蔚為風氣，那就不得了；聽說在別的單位，有的同志還被當作精神病患者處置，甚至有的自尋短見，只是這些都守密，誰也不敢証實。

與老鄒見面時，他仍報以慈祥的微笑，但顯得幾分詭秘。

.....

她被令遷移到另一處居住，那裡住著一群革命戰士的後代，由一位中年婦女帶領著。這些孩子從前在國內，有的隨著父母被關在監牢，有的隨著父母四處流浪，學業不能正常進行，現在在正規學校學習，數學老跟不上。陳茵女士就志願給他們輔導，逐日逐月地長期堅持，終於成效顯著。他們高中畢業了，入了大學，有的甚至成了碩士、博士，後來雖然遙隔數千公里，這些年輕人還是非常想念陳茵女士，時常寫信來道謝。

這樣，她安心了，她想，其實自己並沒有做過虧心事，不過是流了幾滴淚！孩子們必竟是純潔的，他們的心是最公正的。此後，她更熱愛天真稚氣的孩子，覺得那些幼嫩的聲音，總能給人予無限的慰藉。

四

七十年代中，前線傳來噩耗：阿莊犧牲了！據說，在一次行軍途中，一個內奸深夜開槍，行刺領導，阿莊在亂槍射來時，用身體掩護了阿昌。阿昌受了輕傷，而他在與內奸搏鬥中獻出了性命。那個刺客也被打死了。

符君如是，阿莊又……多麼好的馬來亞人民的兒子！

她拿著阿莊的相片，手在發抖，淚，一滴一滴落在相片上！

她提出回國參加戰鬥的請求，她要回去，為完成阿莊的遺願而奮鬥。但是，沒有獲准；回答她的是這樣帶刺的語言：“你身體不行，而且也該看看自己的思想，是否符合？”

一直到和平實現了，她回到阿莊犧牲的地區，可是，湖水悠悠，青山默默，哪裡找他的墳墓？

不斷有新馬親友來村裡探訪，她從故鄉來的鄰人中得悉：兄嫂已在七十年代去世，姪兒女們將會來看她。

在某某村居住，心裡並不平靜。她聽說在六十年代末，在邊區“肅反”擴大化中，好些人沒了性命，有關的負責人終於被迫為大部分人平反、道歉，還發了少量的撫恤金。陳茵女士覺得，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，與

之相比，不过是“小兒科”！

在村裡，也有同志安慰她說：好在你的事件不是發生在邊區，要不很難說……

接著在體檢中查出了乳癌，死神向她一天一天逼來。

村裡豎起了莊嚴的烈士紀念碑，據非正式統計，四十一年來，犧牲在這場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中的英烈，約有五、六千人。但是有記錄的卻只有一千五百人，他們多數是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啊，這包括了她難忘的滨州的優秀兒女。

一批又一批新馬人士來訪，他們敬佩這些革命志士，溢於言表。

日常生活中，她仍然幫助村民學習外語，周末還搞歌詠；然而她最大的精神寄託是抱抱左鄰右舍的嬰孩，只有在此刻，她才覺得生命還有活力。

今生今世，她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，然而她必須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

當她躺在病床上時，她託友人把自己的一點點積蓄，分作幾個小紅包贈送給村裡的孩子們，把自己的愛心，遺留人間。這樣自己就再也無所牽掛了。

不斷有鄰人來探望她，但她已不能起床，只是向他們微笑點頭。

她躺在床上總在思考：我們的事業，要後繼有人，但需有怎樣的制度來保證，才不致於讓內部產生的悲劇所摧毀？

她臨走之前，不斷有幻影出現，一會兒是符清海、一會兒是阿莊；有時其他的戰友，他們都一齊涌來，並嘻嘻哈哈說著笑，彷彿青春歲月又回來，大家合唱一首歌吧！

在她的眼前，鮮血和熱淚，已幻成天邊一抹絢麗的彩虹。

幾天後，她溘然逝世於病房，眼角殘留著淚。……

(完)

稿於 1998.1.19.